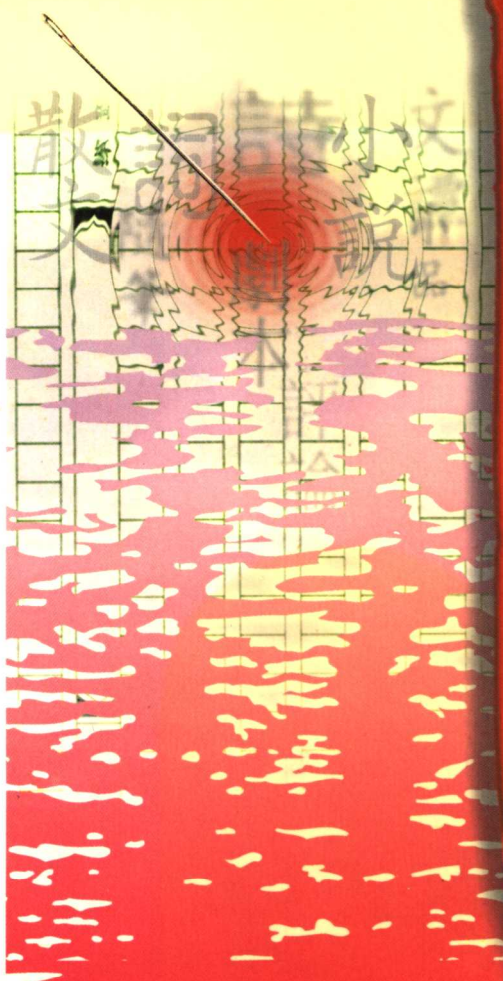


李觀鼎 編

澳門文學評論選

上編



濠海叢刊



澳門基金會 出版

李觀鼎 編

澳門文學評論選

九二生披雪出帛



(上編)

澳門基金會 出版

吳志良主編

濠海叢刊

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

編者：李觀鼎

叢刊題字：錢君匋

封面題字：梁披雲

出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政信箱3052號）

E-mail Address: fmac@macau.ctm.net

版次：1998年10月第一版

印數：1,200本

封面設計：李耀斌

排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價：澳門幣120元（共兩輯）

ISBN 972 - 658 - 059 - 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李觀鼎

澳門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努力，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中，也表現在文學批評上。澳門的文學批評，立足於澳門的文化土壤，貼近本地作家作品的實際，及時反映並推動了小城文學創作的發展。儘管由於起步時間較短，就總體而言，澳門文學批評還不夠成熟，不夠深厚，未能形成體系，上升為理論的自覺，但作為“資料庫”和“信息庫”，它為澳門文學理論和澳門文學史提供着研究成果，對於澳門文學的研究和建設具有重要作用。

雖然遠自明清時代，澳門就有了彌足珍貴的文學，而澳門文學的現代蹤跡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中後期，但是澳門文學形象的真正建立，則在 80 年代以後。澳門第一個純文學副刊《澳門日報·鏡海》的創辦（1983 年），首次明確提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港澳作家座談會”的舉行（1984 年），“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的發行（1985 年），第一次以澳門文學為主題的“澳門文學座談會”的召開（1986 年），最大的澳門文學團體澳門筆會的成立（1987 年）和第一部大型純文學刊物《澳門筆匯》的出版（1989 年），最大的詩人社團五月詩社的成立（1989 年）和詩歌刊物《澳門現代詩刊》的出版（1990 年），澳門寫作學會的成立和海外唯一的寫作刊物《澳門寫作學刊》的同時出版（1992 年），澳門大學師生合辦的文學刊物《蜉蝣體》的面世（1995 年），以及一系列詩歌、散文、小說、劇本的結集出版，成為一個個令人矚目的路標，標示出澳門文學蓬勃發展的路向。

比之於創作，澳門文學批評雖略嫌薄弱，卻也未遑多讓。持平而論，在澳門，涉足文學批評的人並不少，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來：李成俊、李鵬翥、陶里、雲惟利、胡曉風、韓牧、黃曉峰、鄭煒明、莊文永、廖子馨、汪春、張春昉、穆凡中、周樹利、施議對、鄧景濱、凌鈍、懿靈、黃文輝、王和、緣源、齊思、林玉鳳、穆欣欣、馮傾城、胡國年、李觀鼎等，不下 30 人。他們之中的多數人，或許並非純粹意義上的批評家，但是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展開的詩評、文評、劇評，確乎對澳門文學創作產生着實際的影響。這些批評文字，不少已經結集出版，其中有（以出版先後為序）：李成俊等的《澳門文學論集》（1988 年）、雲惟利的《白話詩話》（1998 年）、黃曉峰的《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評論》（1992 年）、張春昉的《論作家的創作體驗》（1993 年）、陶里的《逆聲擊節集》（1993 年）、莊文永的《澳門文學評論集》（1994 年）、廖子馨的《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1994 年）、李鵬翥的《濠江文譚》（1995 年）、陶里的《從作品談澳門作家》（1995 年）、李觀鼎的《邊鼓集》（1996 年）、穆凡中的《澳門戲劇過眼錄》（1997 年）、陶里的《水湄集》（1997 年）等，都受到本地和內地學者的好評。事實表明，澳門文學形象是澳門創作和澳門文學批評共同建立的。

如果從 80 年代算起，澳門文學批評已經發展了十多年。時間雖然不長，卻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就是：

一、本土性

澳門文學批評，立足於澳門本土，其觀照點主要集中於本澳的文學現象。或長評，或短論，少則幾篇，多則十幾篇，每一部新作問世，每一臺新戲上演，每一位新人崛起，都要“熱鬧”一番。像懿靈的詩集《流動島》、林中英的散文集《人生大笑能幾回》、周桐的長篇小說《錯愛》等作品，都是經過一評再評，甚至時隔多日之後重評

的。這種批評文字是澳門文學的核心部分，它表現了澳門人濃重的鄉土情結。

批評的本土性使批評與本地的文學實踐緊密結合，有利於歸結其特點和規律，推動澳門文學的建設和發展。一些作為科研成果的評論文章，如莊文永《澳門文化與文學啓思對話錄》、黃曉峰《澳門世紀末的文學幻想》、陶里《澳門文學概貌》、鄭煒明《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澳門文學》、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汪春《論澳門土生文學》等，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維護批評尊嚴，保持獨立判斷對象的學術品格，堅持真理，不帶偏見，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且有所開拓，有所發現，具有較強的理論感和邏輯感。

但是，批評的本土性又帶有一種保守、短淺、狹隘的弱點。就整體而言，由於較少聯繫、研究、比照世界文學特別是中國的文學實際，澳門文學批評似乎缺少一種開闊的視野和宏觀的把握，正如緣源在《澳門文學現狀窺探》一文中指出的“背景獨特，受西方文化影響比香港早300年，但其深廣遜於香港，又深受中國文學的極大影響，帶有自身的封閉性，故長期受到忽視。”看來，在堅持本土性的同時，注意突破封閉性，這是澳門文學批評的當務之急。

二、溫和性

與小城淳樸、寬容的民風和與人為善的傳統相一致，澳門文學批評是一種“說好話”的批評。一般而論，作家作品的優點和特點，要盡量說全、說夠，而缺憾與不足，則盡量不說或少說，即使要說，也是和風細雨，點到即止。這種以說“是”為主或者說以表揚為主的批評，對於成長中的澳門文學，尤其是剛剛出土的文學新芽，具有不可忽視的保護作用和鼓勵作用。80年代後期“五月詩社”新生代詩人的崛起，近年來“如一詩社”年輕詩人的成長，都受到了文學批評的扶助和支持。但是，這種批評期許、褒揚有餘，點撥、指正

不足；強調相容而避免相爭，較多謙讓而較少交鋒；重於文學作品的解釋、引申和闡發，而疏於文學取向的澄清、選擇和導引，其結果，使澳門文學批評至今尚未完全擺脫如當代美國批評家默雷·克里格爾所說的“派生於創作的二等藝術”的處境。

一味的相容，雖然包含着對創作個別性的尊重，但同時也消解着批評的權威性地位；過多的首肯，儘管維繫了與文學的和平共處，但同時卻喪失了批評的自信力。唯其如此，澳門文壇迄今未曾出現真正的論爭。例如，澳門究竟是否真正出現過中西文化交融？有人提出：“澳門缺乏西方的工業文化意識的介入，中西文化的基因沒有交融，不是以西方的工業文明和文化精神來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而是顯然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自我封閉的社會生活模式。”^①這一觀點，在到處高唱“中西文化交融”的氛圍裡，頗具“反潮流”的意味。可是，“反”就反了，並沒有甚麼反應。又如，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有人以新詩為例，指出“現代派”一些人的偏頗：“認為現代詩才是詩歌創作的最高藝術，而且視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為神明，唯其這樣，才能成為詩界的前衛騎士。倘若一提到傳統，就會被一些自許前衛的俊彥視為‘陳腐、落伍、保守或僵化’。”^②這種看法，在前些年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風行的日子，是犯“衆怒”的。可是“衆怒”未見發作，大家相安無事。面對這樣一些極有意義的重大論題，澳門的批評家們各懷歧見而不肯拿出來論爭，不能不說是過於寬容帶來的負面影響了。

三、體驗性

澳門的文學批評缺乏理論研究，大都是具體作品的評論，這和批評的體驗性有很大關係。

澳門的文學批評家，基本上都是作家和詩人。長期的藝術實踐，使他們對於文學創作的甘苦、得失、成敗，有着較豐富的體驗和

感受。因而他們的文學批評，也往往由這種體驗出發，對作品進行闡釋、評價和審美判斷。他們在以往的創作中，養成了一種敏銳的感受能力，批評作品時，便常用直觀感性的把握。憑着體驗和感受，他們十分注重藝術技巧和藝術風格的探索，頗能提出一些精彩的、別具慧眼的意見。就是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作者，也可以借助自己的創作體驗去感悟作品，寫出一些具審美見地的批評。像林玉鳳、馮傾城、王和、齊思、黃文輝等“新生代”詩人，都是這樣投入文學批評活動的。

但是，這種批評雖然可以寫得比較深入，卻並不一定深刻。因為其中尚缺少一種批評的自覺，一種明確的理論導引，一種相對獨立的理論創造。批評家擅長對作品進行闡釋、判斷，而對具體經驗進行理論概括，探討通則，闡明藝術規律，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從多數批評看，都未能在藝術感受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即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提出“我”的藝術理解和理想，闡明批評主體對人和世界的獨到識見。看來，跳出印象式窠臼，努力促使批評具有理論性並有操作性，是發展澳門文學批評的又一要務。

四、業餘性

在澳門，沒有職業評論家。原因很簡單，批評遠遠不能滿足衣食之需。每一個人都要“打”一份工，甚至“打”幾份工。大家都很忙，忙於應付繁重的工作和緊張的現代化生活節奏。祇是出於一種興趣，一種情份，一種關切，一種愛，一些人才聚攏到文學的殿堂裡，在沉重的生活壓力之下，又揀起批評這副擔子，來“捧”文學的“場”。惟其如此，這種批評較少功利性，沒有那種文壇常見的急功近利的浮躁，而較多親切感，充溢着傳統式的以文會友、以藝會友、以“評”會友的真誠。這種批評，客觀、冷靜，而不抱門戶之見；懇切、熱情，而多懷鼓勵之心。它沒有為那些淺薄的商業文化和消費

社會大唱讚歌，而是把目光投向純正的文學，並由此投向人的生存本質，投向自我內心景觀。在大眾生活趨勢已為商業社會所帶領的情況下，在以消費為最高目標和普遍動力的文化氛圍裡，在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背後，充滿了貪婪、浪費、無意義虛榮、淺薄、短暫性、廣泛模仿、違背自然、精神匱乏的當今，這種由誠摯和情熱轉化的批評，或者說由批評體現的誠摯和情熱，是彌足珍貴的。從這個意義上看，澳門的文學批評是一個證明。它證明澳門人在陷入自己的文明怪圈時所保持的清醒和沉着；證明澳門人沉緬於感性生活時對於靈性、想象力、永恆之物的維護和嚮往。而正是由於文學批評的業餘性，這種證明便顯得更具說服力。

當然，也應該看到，澳門文學批評還缺乏理論深度，也缺乏批評模式，這都與批評的業餘性有密切關係。我們自然不能完全以專業化的標準來要求澳門的文學批評，但是深刻乃是理論的要求，批評——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作為一種理論形態，是不能例外的。如何在業餘的批評中達至理論的深化，應該成為澳門批評家追求的目標。

以上，我們試着對澳門文學的特點作了歸結。這些特點，一方面是澳門文學批評與眾不同的長處，一方面也是它在成長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短處。澳門的文學批評剛剛起步，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如何將批評範圍由作家作品擴展至文學思潮、文學運動，如何將當代社會科學在政治、經濟、倫理、文學、美學、心理學等各方面的新成果引入批評領域，如何利用當代科技成果以形成批評手段等問題的探討，都是推動澳門文學批評發展的重要環節。十多年來，澳門的批評家在自己選擇的領域裡，已經嶄露出很高的能力和才華，他們必將繼續發揚長處，不斷克服短處，為澳門文學走向世界作出理論貢獻。

澳門文學創作的繁榮，呼喚着澳門文學批評的發展。《澳門文學評論選》的出版，即是對這種呼喚的一個回應。不過，既然是

“選”，就要有所採擇，其目標並非全景式地掃描澳門文學批評的詳盡地貌，而是試圖展示其中較為重要的“景點”，以此概覽 80 年代以來小城文學評論的輪廓。本書在選編時，除了將對象限定於澳門人評論澳門文學這一點之外，還比較注重批評的特色及其產生的影響，同時也考慮到批評所涉及的文體因素，希望所選能夠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發展論，是關於澳門文學發展的論述；下編為作品論，是對澳門作家作品的評騭。書中文字大體上按寫作或發表時間順序接排，又將關乎同一文體的評論相對地集中在一起，以便讀者檢閱。儘管編者在工作中費了一番斟酌，但限於時間和水平，偏頗、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諸君指教。

1998 年 6 月 28 日於澳門大學

註釋：

①莊文永：《澳門文學評論集》，澳門五月詩社 1994 年出版，第 28 - 29 頁。

②同上，第 34 頁。

A crítica literária em Macau, desenvolvida desde os meados da década 80 e, portanto, com uma história de quase 20 anos, ganhou a sua própria identidade, caracterizada pela sua incidência nas obras de autores locais, pela crítica moderada, certa dose de amadorismo e reconhecida inexperiência.

Se bem que estas características identifiquem a crítica literária de Macau, em comparação com outras escolas de crítica literária, são elas, também, defeitos inerentes ao processo de desenvolvimento da crítica literária do Território. Nesta fase ainda de iniciação, faltam ainda muitas coisas por fazer em relação à crítica literária de Macau, tais como a expansão do âmbito da crítica, a introdução de novos métodos das ciências sociais e políticas na crítica literária, etc.

Contudo, temos a convicção de que, com o tempo e com experiências ganhas, os críticos de Macau, talentosos, conseguirão contribuir para um futuro desenvolvimento harmonioso com a literatura mundial.

定價：澳門幣 120 元（共兩輯）

ISBN 972-658-059-5

濠海叢刊

主編 吳志良

談文字說古今

葡文書信

澳門風物誌

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澳門當代詩詞紀事

澳門郵話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

語言與溝通

語壇爭鳴錄

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

從作品談澳門作家

錢納利與澳門

海始於斯一話說葡萄牙

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目錄初編

邊鼓集

澳門短篇小說選

澳門新詩選

澳門散文選

東西交匯看澳門

濠江畫人掇錄

澳門文學評論選（上下編）

編者簡介

李觀鼎 四川省長壽縣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80年代中期來澳定居。現為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澳門筆會監事長、澳門寫作學會副會長、澳門五月詩社副社長。主要著作有：《文苑春雨》、《詩歌美學》、《邊鼓集》、《古代文學作品選》、《漢魏六朝詩歌鑒賞辭典》、《歷代名詩今譯》（主編之一）等。

目 錄

序	李觀鼎	I
---------	-----	---

上 編 發展論

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	韓 牧	1
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再發言	韓 牧	7
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	李成俊	16
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李鵬翥	32
澳門新詩的前路	韓 牧	46
談澳門的散文	魯 茂	63
澳門的小說	胡培周	68
澳門話劇斷章	鄧耀榮	75
澳門的戲劇	李宇樑	83
澳門文學的預產期和現代詩的妊娠反應	黃曉峰	90
澳門文學現狀窺探	緣 源	101
談澳門文學主流	齊 思	115
“澳門文學主流”異議	廖子馨	118
再談澳門文學主流	齊 思	120
十年來之澳門文學	雲惟利	124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	鄭煒明	144
90 年代澳門詩壇發展勘探	懿 靈	174
澳門小說的未來 ——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	郝家禮	186
90 年代澳門戲劇狀況	穆欣欣	194
澳門的土生文學	汪 春	207
“土生文學”定義再探討	汪 春	230

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

韓 牧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參加由《澳門日報》、星光書店、三聯書店和花城出版社聯合舉辦的“中國當代作家書畫展”的開幕式，並且被邀請參加今晚這個“港澳作家座談會”。在我來說，不單是高興、榮幸那麼簡單，更有一份親切。我是“馬交仔”，在澳門出生，在澳門玩泥沙，在澳門受教育。吃吉大番薯，吃喳咋，吃蛋饊，喝澳門的鹹淡水長大的。正如一個女孩子，嫁到香港二十七年了，這次是回娘家。我認為自己同時屬於香港和澳門，我是雙重身份的。也許今晚我坐到對面去更為適當。

我想在這裡提出一個呼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在全世界範圍裡，用華文寫作的文學，除了中國大陸、台灣省，還有散佈在世界各國，例如美國、英國、東南亞的華僑、華裔所寫的；新加坡、馬來西亞這兩個國家，華文是官方承認的。之外，還有兩個地區：香港和澳門。

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省的文學，一般人對它們有所識，就因為出版物多，而且有人整理史料。星馬方面，好多年前已經開始有人做這種工作，例如新加坡的方修先生，是很有成績的。馬來西亞方面，據知也有吳天才教授，李錦宗先生等。去年冬天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舉辦了一個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料展覽，規模很大。因為大受歡迎，後來還在各各地巡迴展出。香港方面，小思女士以及一些朋

* 1984年3月29日在《澳門日報》主持“港澳作家座談會”上的發言

友，已開始做這個工作了。澳門是卧虎藏龍之地，也許已經有人開始做，說不定今晚在座之中有人在做，但至目前為止，還沒看到有所表現。

以前，幾十年前，我小孩子的時候，是“省港澳”並稱的。現在這一個並稱開始恢復。像今天這個展覽會和座談會，就是一個例子，是“省港澳”文學藝術交流的一個新開端。不過，在文學方面，不論國外國內，都沒有重視澳門，連“正視”也沒有。現在，國內已開始研究台灣和香港的文學，叫做“台灣香港文學”，還成立了研究會，開過一次大型學術會議，又出版了論文集，聽說今年五月要開第二次。國外呢，相對台灣而言，香港這個小弟弟，反而帶頭，叫做“港台文學”，不叫“台港”的。香港文學的成績不一定比台灣高，也許祇是香港的影響比較大，包括各式各樣的次文化。不管如何，都沒有澳門的份。為甚麼會這樣呢？

我想，也許因為澳門沒有文藝書籍、雜誌出版。別人看不清它的形象。但是，澳門一向是有報紙的，報紙是有副刊、甚至是文藝副刊，這是中文報紙的特色。記得小孩子的時候，見到過一些報紙副刊的連載小說，是澳門作者寫澳門的，例如寫一個小學教師的生活，記得那個主人公是住在牌坊附近的。小時候，學校裡也常演話劇，劇本往往是老師編寫的。這些不就是文學嗎？況且還有不少校刊、會刊（記得我的處女作是一篇翠亨村遊記，投向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主辦的《澳門學生》），況且，還可能有少數作者把描寫澳門生活的作品投到外地的文藝刊物去發表。其實，從“五四”至今，六十多年，澳門是否真的沒有過一份文藝雜誌，一本文藝書？是否沒有一篇作品是成熟的，沒有一篇作品真實的描寫了澳門的生活呢？記得幾年前香港的文學工作者曾討論過香港有沒有文學這個問題，其實這是不成問題的，當然有。要研究的是它從甚麼時候開始萌芽，早還是遲，分哪幾個時期，每個時期有些甚麼特點，出現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成績大還是小，將往何處去，等等。其

實，就是“馬華文學”（包括新加坡。也可分別稱為“馬華文學”和“新華文學”），從 1919 年開始，直到今天，主要的園地也不是文藝雜誌、文藝書籍，而是報紙副刊。最近見到《澳門日報》文藝周刊《鏡海》的一些評論和新詩，與香港的比較，並不遜色，有些還高於香港。

也許有人會認為，澳門地方小，人少。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失去獨立性，把它當是沙田，或者長洲離島，併入香港。澳門，從歷史、政治、經濟、生活習慣，甚至語言、語音，都是與其他地方有異的。從 1557 年開始，澳門就受西方文化影響，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個西方民族文化。另一面，它原是香山縣（即中山，珠海）的一部分，例如方音，它受中山口音的影響最大。它是古今之間的，又是城鄉之間的，自有它自己的特點；我愛書法，正如龔寶子碑、龔龍顏碑，這些隸楷之間的產物，自有一種奇美。人口不太少，人際關係不至於過份簡單；人口又不多，還保存了人情味。這兩點，對發展文學有利。印象中，有一些感人至深的小說、話劇、電影、電視劇，就是以小城鎮為背景。現在，它又在迅速發展之中，正需要我們用文學為它造像，用文學來探討它發展的方向。文學源於生活，生活不同，文學自然不同。就算作品質低量少，但如果在描寫澳門生活，總是澳門人自己動筆來得真實、真切，誰也代替不了，誰也超越不了。

我的所謂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包括兩方面：發掘和發展。發掘、整理澳門文學史料，這是向後看，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鑑往知來，從而增加自信心，以及看清楚澳門文學應走的路向。當然，也為了尊重前輩文學工作者的勞績。

別人沒有正視，有時不能完全怪別人，因為澳門的文學面目不清晰，形象不鮮明。正如一個作家，作品沒有結集，祇是星散在各地、“各時”的刊物上，也難以給別人一個總印象，日子久了，自己的剪報自己也找不到，那就湮沒了。